

遇见一匹羊

张建新

野地茫茫，草在风里摇，“哗哗”地发出欢乐或凄厉的声音。就在这时，老伍的眼前一道跳跃的影子一闪而过，“啊，一匹羊唉？”老伍不敢肯定地惊呼。

老伍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一辈子，多好的土地，养育了一代代人。地是真好，土肥沃，插根指头也能发芽，长稻、生麦、旺豆，该绿时绿，该红时红，该黄时黄，鸟飞虫鸣，就没曾消停过。可不知怎么的，说荒就荒，荒得老伍心慌。地耨了，不生草生什么？草长得快，一蔓延，荒便铺天盖地了。

“一匹羊呢。”老伍自言自语，边上无人，也只能自言自语。“哪来的羊？莫是黄羊。”老伍自问自答。村子里的人少了，人退草进，动物们也回来了。野地里有野猪，野地更是多野鸡，飞飞落落自由得很。有野羊也是正常的了。老伍心中有些肯定了。

老伍背着手到了村口，迎面碰上了徐大嫂，老伍脱口而出：“遇着了一匹羊。”徐大嫂斜了老伍一眼：“羊？眼花了吧。”老伍不紧不慢回了句：“你才眼花，眼被眼屎堵住了。”

说徐大嫂眼被眼屎堵住，老伍是有出处的，老伍年轻时看中过徐大嫂，徐大嫂看不上老伍，非说老伍不中用，后来嫁给了老伍的堂哥，成了老伍的嫂子。“不中用”徐大嫂怎知道，不是眼被眼屎堵住了是什么？

徐大嫂拿眼剜了剜老伍：“真的是羊？”老伍哼了声：“嗯，野羊。”

徐大嫂不再和老伍多说，但，还是边走边叨咕：“怎么就出了野羊？”

村子里人不多，人住得疏，可“野地里有匹野羊”还是传开了。

野羊呀！这该是什么样的家伙？村里不多的人聚到了老伍家，难得的热闹了会。来人都七老八十了，可对野羊感兴趣，野羊是个什么样子？问老伍的都是这问题。老伍有些犯傻，什么样子老伍也说不清楚。不过还是描述了：“什么样？四条腿，两只眼睛，一跳一跳的。”这等于没说，不长两只眼，不就是长

条凳了。说不清楚，村里的人还是相信老伍说的“遇到了一匹羊”，老伍没理由乱说，老伍是个老实人。

徐大嫂也来凑热闹，她的身后跟着老川哥，老川哥有些龙钟了，腿脚不灵了。老川哥曾是村里的猎手，持一杆铳，撵得小兽贴天飞跑。老川哥有些兴奋：“老伍呀，你真的遇见了一匹羊？”“还有假，我亲眼见，蹄子踢土飞，都迷了我的眼。”老伍突然硬气起来。老伍见了老川心中有气，都说老川和徐嫂子有一腿，老伍不服气。徐嫂还不就是看上了老川手上的铳，铳一响有肉吃罢了。

老川哥显然相信了。“野羊引狼呢，有野羊肯定会有狼，狼可是害物。”老川言之凿凿，而且语气中带着寒意。寒意传染人，聚在老伍家的人都心中敲着小算盘，千万别让狼扛了去。有人问老川：“老川哥，怎么办呢？”老川抖着一双手：“怎么办？一塘鱼乱泛花，一无网来二无钗，只能瞪两个卵蛋眼望着它。怎么办？”老川的意思明摆着，铳没了，事干不成。老川的铳早锈成了灰，打猎的事早已是昔日黄花。

老伍不干了：“哪来的狼哦，我遇见的是一匹羊，一匹羊。”“我是说羊引狼，现在没狼，羊在，狼总有一天要来的。”老川退了一步说话，还是把话说满了。

这该怎办呀？狼来了，村子还能安宁，村子里可没个整头整脑的人，都老了，老了，狼来了，可就尽等着狼扛了。

徐嫂突然有了主张：“趁狼没来，把羊撵走不就是了。”徐嫂说这话时，没对着老川哥，反而是把目光朝向老伍的。老伍的心颤了颤。

老伍没接话头，反手从门后提了把锄头，他的用意清楚，撵羊去。

老伍在前头走，徐嫂、老川哥等都跟着，一行人走得慢，想走快也走不了，是一支七老八十的队伍嘛。

夕阳西沉，云淡淡地飘，野地的雾气慢慢升起。老伍指指点点：“就这，就这，一道影子闪过，四蹄生风。”“哦，差不多，枯草断了一条线。”“是的，闻到了野羊的骚膻味。”

“有铳枪就好了，放一铳，吓死它。”老伍的话有人托着，不落地。

也就是说说，羊呢？

云奔走在夕阳的天空下，老伍瞪大眼睛指向天空，大声说：“看，羊，羊！”天空的云团里一只羊在奔跑，不仅有羊，还有只狼，伸着舌头追。

老伍遇到了一匹羊，村里人都遇到了。”



让时间停摆 汤吉 摄

农具的走向

高卫国

农具是在和土地的对话中行走村庄的。

土地里包含丰富的语言，各种语言都藏在土地的内部。张炜曾说过，“没有一种语言可以像土地的语言那样，包含一切，融化一切，归纳一切。它可以模仿和造就千万种声音而不相互重复，也可以只传递出一种永久声音而不使听者感到单调。”

最先和土地对话的并不是庄户人，而是他手里的某件农具，铁锹探进土地身躯的同时，土地悄悄告诉铁锹墒情正好，翻完地之后正好下种。嫩苗从地里探出了头，浇灌过水的土地在日头下晒了两三天，土地表皮干结，这时候锄头就派上了用场，一把把锄头绕过嫩苗的根部，在土地的皮肤上行走，似乎在给她挠痒，几个来回后便完成了通风换气。

进入六月份毒辣辣的日头猛晒几天，田里的麦子焦黄，它们在等待镰刀的造访，一把把镰刀闪过，大地便给风腾出了地方。钢叉、架子车在田间行走，一会儿功夫，躺在田地里的麦子便堆进了打麦场，经过石碾的几番碾压后，木锨、竹筛、扫帚也纷纷亮相。

村庄的风正低头赶路，她吹熟了一季的麦浪，又给玉蜀黍披上金装。金黄的玉米躺在晒坪上，挂在院落间的树杈上，在等风来。风来了，院落里的玉米在风吹中身躯走向干爽，田地里的玉米秸秆在风吹中摇晃，憨厚的镰头奔了过来，一会儿工夫，田里的玉米秸秆就躺倒了一大片。

铁锨、锄头、钢叉、镰刀、木锨、竹筛、镰头、耕地的耙、播种的耧……不同材质和不同用途的农具在不同的乡村时间里行走。村庄的节令十分清晰，什么时间播种，什么时间定苗，什么时间收割，什么时间打场，什么时间收秋，无需翻阅台历，庄稼人的心里明镜一般。

村庄的时间有时候又是模糊的，即使在钟表诞生的年代也是如此。乡亲们在农田里劳作了一上午，抬头看了看天空，日头挂在了正南方，于是手扶着锄把，用脚蹭了蹭锄头上沾着的泥巴，也可能在沟边的树旁坐下，

捡起一个瓦片刮了刮铁锨上残留的泥土，吸了袋烟，然后起身回家。

有时候村庄的时间，取决于地里的活儿，父亲正在田里锄草，抬头看了看，天已正午了，又扭过头看了看脚下的土地，还剩下两畦没有锄完。“噗、噗”两声，父亲照着手心润了两口唾沫，重新把锄头攥紧。

和庄稼一起生成的有树、草、野花，还有牛、羊、驴、狗，它们在同一段时间向度里，各自成长。农具行走在自己的时间向度里，一转身便隐于历史的苍茫，从“农耕文明”走来的农具，延续着祖先的智慧，也记录着村庄独有的历史，如今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线。

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，一个人走出了村庄，赚钱归来后，村里其他的人，也陆陆续续离开了村庄。叔叔，六十多岁了，也跟着带队工长来回颠簸，他有一只耳朵背，听不清声音，经常干不了几天就被打发回来，回到村庄的叔叔坐不住，会跟着另一位工长辗转去一个别的地方。

春节领着妻子回乡，妻子知道了村里的后生背井离乡地外出打工的走向后，张口说了一句：“你们村儿的人还怪能嘞，天南海北到处都能揽到活儿，一个小小的村庄竟然能走出一幅中国地图来。”妻子在一所高校教书，研究的方向是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图像处理，这句话带着她的专业认知。

村庄渐渐空了，人都外出了，农具便闲置下来了。那些闲置的农具，有的挂在墙上，有的立在墙根儿，孤独而落寞，被冷落遗忘的农具内心会不会有波澜翻滚，它们是不是也有回忆，会不会记得早年间在农田劳作时辉煌的身影。

曾经的农具被珍藏起来，铁锨、钢叉、镰刀、锄头、木锨、柴筛、喷药壶，还有两轮的架子车。曾经活跃的农具只能在我的记忆深处行走，不是我走向了它们，而是它们走向了我，我希望这些农具能站在光阴里开口说话，话语的指向是温情的旧时光，是未曾忘记的节气，是不曾失落的故乡。

